

今年是越剧诞生一百二十周年,值此之际,回望现年九十五岁的尹派艺术传承人尹小芳的艺术生涯,堪称“以半生赤诚守护戏韵流长,用一世风骨铸就梨园芳华”。



尹小芳



尹小芳扮演的何文秀



尹桂芳(中)、尹小芳(后排左)、“丑妈”郑采君(后排右)、跟随尹派三代人的忠实粉丝顾礼勤(前排左),上世纪80年代初由笔者拍摄



尹小芳(左)与恩师尹桂芳

自爱 爱人 爱艺术

——记尹小芳先生

邵永平

三代传承 何处不文秀
百年纪念 美丽萍踪留

尹小芳

▲尹小芳在纪念越剧诞生100周年时的墨宝

承上 启下

桂芳

1995.4.7

▲尹桂芳1995年寄语尹小芳:“小芳:爱徒 承上启下”

初识尹阿姨

1931年,尹小芳生于上海,原名钱汶均,是越剧大家尹桂芳嫡传高徒。

在众多戏迷眼里我是幸运的,因我的母亲是上海越剧院知名小花脸演员郑采君,我给她一个昵称“丑妈”,而越剧姐妹们都爱叫她的艺名“哈哈”。

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,在淮海路上,我随母亲偶遇了尹桂芳。彼时尹先生腿脚不便,坐在一辆三轮车上,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脸上。承蒙尹先生厚爱,我们临时受邀前往她位于余庆路的家中做客。尹先生从书柜里取出一张黑胶唱片,《盘妻索妻·洞房》的旋律缓缓流淌,让我瞬间沉醉其中,攥拳道:“我要学尹派!”尹先生慈爱地用枯瘦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道:“唱戏要吃苦,没有捷径可走。”这句朴实无华的教诲,如同灯塔,照亮了我日后的学艺之路。

不久后,我在自己家中迎来了与尹小芳的初次相见。那天,她身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袖口整齐地卷起,小心翼翼地搀扶着行动不便的恩师尹桂芳走进家门。她话不多,只是在恩师落座后,默默为其整理衣角,倒上温水,一举一动都透着敬重与体贴。得知我有心学习尹派,她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,眼神诚恳而坚定,重复了恩师那句“唱戏要吃苦”,语气里满是过来人的恳切。在我的再三恳求下,尹小芳答应为我录制一段《何文秀·桑园访妻》的唱段。记得当时使用的是一套索尼录音机,她坐在客厅的藤椅上,闭上眼睛凝神片刻,再睁开时,眼神已然变了——那是何文秀的眼神,带着几分儒雅,几分急切。她专注地演唱起来,每一个字都咬得清晰透亮,每一段腔都转得自然流畅。这段录音成了我爱不释手的教科书范本。

春节拜年时,我在尹桂芳先生面前演唱了《桑园访妻》,尹老先生频频点头,微笑着给我打了9分。而站在一旁的尹小芳却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我的不足:“你年纪尚轻,经历有限,对角色的心境把握还不够到位,唱得虽有其形,却少了几分藏在字里行间的精髓。”彼时,她正为尹派演唱会备战《浪荡子·叹钟点》,那段116句的唱词,她抄在小本子上,走到哪里带到哪里,吃饭时默念,散步时哼唱,连睡觉时都把本子放在枕边。有一次我去看她,只见她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眼神,一会儿是浪荡子的不羁,一会儿是醒悟后的悔恨交加,眼角的皱纹都随着情绪变化而牵动。这种对艺术的严苛要求,对后辈的坦诚相待,正是她“自爱”与“爱人”的生动体现,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尹派艺术传承中那份严肃认真的精神内核。

绝境砺匠心

《浪荡子·叹钟点》是尹派高难度经典曲目,篇幅绵长,情绪跌宕,对演唱者气息、耐力与情感把控都是极大考验。1979年9月24日,尹桂芳越剧流派演唱会在文化广场重磅开演,袁雪芬、傅全香、王文娟、戚雅

仙、筱桂芳、沈嘉麟等名流悉数到场参加祝贺演出,它是越剧复苏后的标志性盛会之一。然而,就在演出前夜,尹小芳跟“丑妈”来电告急——因感冒突发咽喉肿痛意外失声,身陷重大困境!

“丑妈”一边安抚她,一边敦促我找出文艺医院喉科专家任主任的家庭电话。第二天刚蒙蒙亮,我和“丑妈”还有越剧院的花旦王佩珍便匆匆赶到尹小芳位于威海路的家接她,我事先预约的上海牌轿车已在楼下等候,引擎声在寂静的清晨显得格外急促。任主任早已等候在诊室,当机立断,采取理疗、针灸、服药“三管齐下”。理疗仪的电流滋滋作响,针灸的银针密密麻麻扎在穴位上,苦涩的汤药一碗接一碗喝下。时间一分一秒流逝,每个人的心中都悬着一块石头。三个小时后,尹小芳试着轻轻哼了一声,那熟悉的尹派韵味虽然微弱,却清晰可辨——奇迹终于发生,她的嗓音逐渐恢复了!此刻她兴奋得就像尹派名剧《沙漠王子》中罗宾恢复失明眼睛一样!

来不及回家进食,好姐妹毕春芳特意送来的野山参被她掰了一小块,嚼着就着温水咽下,便马不停蹄地赶往文化广场。路上,她靠在车座上,闭着眼睛默念唱词,手指还在腿上轻轻打着节拍。赶至文化广场,尹小芳马上找到上越首席胡琴师李子川先生开嗓,同时自己化妆,这也是尹小芳几十年来养成的不讨外人手脚的习惯。终于等到上场开唱《浪荡子·叹钟点》的那一刻,此时比她更紧张的还有一个人,就是“恩娘”尹桂芳,老先生已经早早坐在了上

场助阵。当报幕员报出演唱者——尹小芳三个字时,一阵“门帘彩”(梨园术语,指角未开口就有掌声),只见她从从容登台缓缓吸气,116句长段唱腔一气呵成,韵味纯正,情感饱满,层层递进,赢得满堂彩。第二天,尹小芳的名字传遍了上海的街头巷尾。

忆韵救经典

无底稿复原经典剧目《何文秀》,是尹派传承史上一段传奇佳话。1980年福建重建芳华越剧团,我有幸以“编外学员”的身份跟随老先生、小先生等到福州见证了这段复排奇迹。特别记得,小芳阿姨还带着跟我同岁的大女儿维维,火车上她打趣:“我带着一对金童玉女到芳华学艺哟。”

上世纪五十年代,《何文秀》原版剧目风靡梨园,但在特殊岁月里,剧本、曲谱与舞台资料作为“四旧”悉数损毁,尹桂芳身心受损无法登台,这部经典濒临失传。曾参演原版演出的尹小芳,熟记全剧台词唱腔与走位气韵,为留住师门瑰宝,早已在浙江艺校深耕教学的她毅然重返舞台。重拾功底的过程满是艰辛。恰逢酷暑时节,福州的天气闷热难耐,空气湿度极大,排练厅里没有空调,只有几台老旧的电风扇嗡嗡作响。尹小芳每日清晨六点便钻进排练厅“复功”——身着厚重的长袖戏服与高筒靴,一丝不苟地练习每一个身段、每一个台步。汗水顺着她的额头滑落,浸湿了戏服的领口、袖口,后背更是印出一大片汗渍。尹桂芳先生则拄着拐杖,静坐一旁的藤椅上,目光紧紧追随着她的身影,不时对她进行提点,尹小芳停下动作,恭敬地聆听,然后重新演练,直到恩师满意点头。

此剧集结编剧陈曼、导演尹继芳、作曲家何占豪、灯光师韩关坤等大咖组成主创团队,众人在无原稿参考的情况下,逐字复原台词、校准唱腔、重构舞台调度。1980年11月,复原版《何文秀》登陆徐汇剧场公演,轰动沪上戏坛,连续一月场场爆满。我有幸在剧中“打酱油”,分饰差人和旗牌两个角色,近距离沉浸式欣赏尹小芳沉稳细腻的台风和百听不厌的唱腔。越剧名家筱月英和丈夫京剧名丑孙正阳专程连看三遍《何文秀》,由衷赞叹她重现了尹桂芳大姐当年的艺术风采,又添新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如今市面流传的各类《何文秀》版本,包括新生代尹派传人王清、陈丽君、冯军、张杨凯男等采用的版本均源自此次复原创作。赤诚匠人救活经典,为越剧留下了珍贵的传世范本。

清规持立身

跟随小芳阿姨一段时间后,了解到了她一生坚守的“三不准则”——不趋炎附势;不乱吃冷饮和刺激食物;不去别家剧团后台影响他人默戏。她始终坚守本心,不靠人脉博取名声,凭精湛演技立足舞台。数十年间坚持清淡饮食,全力守护自身艺术根基,低调沉稳潜心从艺。

她的高洁自持,不仅体现在梨园从艺的规矩底线中,更藏在日常待人处世的分寸里。每逢尹小芳生辰,一众忠实戏迷总会以各样方式送上祝福。有人热心提议为她筹办寿宴,有人邀约她远赴海外散心游历,也有人特意搜罗珍稀好物相赠。这股真挚热忱的好意,尽数被她委婉推辞,只诚

恳告知众人,心意已然悉数收下。

犹记得她八十大寿之际,我的“丑妈”特意托人从香港带回一件款式别致新潮的咖啡色外套,欲以薄礼庆贺寿辰、慰藉姐妹情长。起初包裹经由邮局寄出,十余日后却原样退回。“丑妈”心中难免不解与怅然,随即附上亲笔书信,坦言衣衫无关贵重,仅是数十年同台相伴、风雨相知的微薄念想,纯粹是姐妹间的一份情谊牵挂,之后改换快递再次寄送。没料到素来底线分明、恪守本心的尹小芳仍旧郑重将衣物退回,同时附信诚挚致谢,坚持原则:“哈哈的心意我真切领受了,礼物万万不能收下。”几番推辞之下,执拗又重情的“丑妈”万般无奈,只得亲自登门相送,当面递交这份珍藏的贺礼。待到取出衣衫,陪着尹小芳对镜试穿端详,看着合身雅致的衣衫,她不由得开怀笑道:“哈哈的眼光倒是相当不错。”二人相视会心一笑,岁月沉淀的温柔与惺惺相惜的姐妹情,在这一刻静静流淌。

承学传艺德

晚年的尹桂芳亲笔题写“小芳:爱徒承上启下”,短短八个字肯定了尹小芳肩负的流派传承重任。早年执教期间,尹小芳走遍江南寻访戏曲新人,秉持育人育德的理念因材施教,发现弟子自身特质,为学员探寻专属自己的艺术通道。赵志刚、茅威涛、萧雅、王君安“四大金刚”都曾得到尹小芳的悉心教导和亲力辅佐。助力弟子茅威涛冲刺艺术奖项时,尹小芳全程陪同打磨剧目,细致指点唱腔情感与舞台台风,叮嘱演员以本心塑造角色。面对当年青涩手拙《汉文皇后》剧本登门求教的赵志刚,尹小芳摒弃“教会徒弟饿死师父”的戏台旧俗,遵循“恩娘”的嘱托,结合赵志刚的男声嗓音特色为其量身定制了“家住清河郡观津县,年方十八无所依……”一曲成名的上乘佳作,攻克了男女合唱音域难题,与饰演姐姐的越剧名家金采凤的对唱恰到好处,丝毫没有显露半点别扭,每场演出台下掌声雷动,对越剧男女合演和谐发展功不可没。电影《梅兰芳》男一号扮演者余少群直言,当年受益于尹小芳的悉心栽培,几度为他“开小灶”提升舞台气场,才让他为出圈电影拍摄做好了充分准备……

与此同时,尹小芳深耕戏曲美育传播,打破重表演轻学识的行业局限,梳理戏曲历史文脉。戏曲复兴后,她在资深策划人颜南海的穿针引线下受聘复旦、同济大学戏曲顾问开设讲座,拆解尹派演唱技巧与表演精髓,系统讲解流派发展历程,为推动传统戏曲扎根校园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即便年过九旬,尹小芳依然牵挂着尹派艺术的传承。在我看来,称尹小芳为“学术型表演艺术家”名副其实。

后记

百年梨园风雨更迭,唯有纯粹艺德与婉转戏韵代代相传。此刻,耳畔回荡尹小芳先生的原创流行好声音:“疏刺刺恰似晚风落万松,响潺潺分明是流水绝涧中。这分明是我试谱的鱼龙曲,恰为何竟然在这仙客指下弄……”愿这份对艺术的热爱与坚守,能在新一代戏曲人手中继续传承,让越剧这颗江南明珠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!